

第二章 爭道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就在使團裏的這些貴人們各有心思的時候，車隊已經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，來到了京都外圍最後的一個驛站，看著那處擺放的儀仗與陣勢，範閑歎了口氣，隻好將沈大小姐的問題拖到入京後再處理，如果僅以他的想法，這個女人是斷沒有留下來的必要，隻是沈大小姐與那位大公主有交情，而小言公子又似乎對她有些隱隱的歉意。

此時早有禮部與鴻臚寺太常寺的官員在這裏等候，看著使團的車隊緩緩行了過來，各整理衣裝，將北齊的公主殿下迎下車來，好生恭敬。範閑眼珠子一轉，招來高達，讓他領著兩名虎衛去將公主的車駕牢牢守住，斷不能給這些朝臣發現車中有女子的事實。

其實以他目前的權力的位，並不用如此小心。

“範大人一路辛苦了！”

“範大人此行大長國威，陛下十分欣喜，此次回京，隻怕馬上就會另有重用吧？”

“老胡這話說得就錯了，範大人如今...”

一陣讓人輕飄飄的馬屁恭維聲中，範閑在眾位官員的簇擁下進了驛站，北齊的公主正在內室休息，迎接正使的排場倒要顯得更隆重些，如果不知道範閑身份的，一定很不解，為什麼那些慶國朝廷裏的大臣們，會對這樣年輕的一位中階官員如此尊敬。

範閑滿臉含笑，對著身周的官員舉手回禮，心中談不上膩煩，隻是微覺著急。他看了一眼四周。發現這些來迎的官員大部分都認識，有些是自己在太常寺時的同僚，有些是鴻臚寺與北齊談判時名義上的下屬，隻有禮部的那些官員在恭敬中帶著一絲畏懼，他明白這是什麼原因。畢竟郭攸之算是被自己一手搞臭搞倒的。

屁股剛坐在椅子上，茶水隻喝了一口，他開口問道：“這接下來是個什麼章程？宮裏有沒有旨意，使團什麼時候能進京？”不等眾官應答，他搶先自嘲笑道：“本官恭為正使，但對於這一應流程還是有些不清楚。”

禮部的官員好不容易的到了親近他的機會。哪肯錯過，一位員外郎趕緊應道：“範大人放心，一應儀仗都有禮部安排，頭前宮中便有了安排，早就妥當了。”

另有鴻臚寺的下屬說道：“聖上知道使團官員離家日久，思家心切，所以未下明旨，隻是口諭讓使團進京，大人入京後，先去宮中...”

話還沒說完，一位穿著正四品官服的官員從外麵走了進來，屋內的官員們趕緊相迎。範閑定睛一瞧，笑嘻嘻迎了上去，一拍對方的肩膀說道：“任大人，您怎麼也來了？”

來者是鴻臚寺的少卿任少安，範閑嶽父的門人。任少安看見範閑平安無恙，也自心安，苦笑說道：“齊國公主來嫁。這是何等大事，我這個太常寺的苦力不來，不用都察院的禦史來參。我也隻好請辭了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心裏卻有些疑惑。明知道今日使團將至，為什麼這位少卿大人會來得這麼晚？與屋中諸位官員稍微致意，他便拉著任少安到了門外，問道：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

任少安知道麵前這位仁兄雖然年輕，但性情卻是綿軟裏裹著鋼鐵，在京都一年便整出那麼多的事情，掀翻那麼多的官員，實在不知道該不該說，但是宰相林若甫已然告老還鄉，林氏一脈的門人，如今在京中隻有靠著範府了。兩相考慮，不免有些猶豫，說道：“範大人，問的是什麼事？”

範閑盯著他的眼睛，問道：“我不是傻子，使團回京，這是何等樣的事。我們離開上京的時候，北齊朝廷擺的規格朝廷應該是知道的，堂堂一位公主殿下在使團裏，怎麼來迎的盡是這麼些芝麻官，辛其物跑哪兒去了？還有禮部那些侍郎呢？公主來嫁，至少宮中也要派些老嫗子吧，你是太常寺的人，理的就是皇家這些事情，我不問你問誰？”

任少安苦笑一聲，說道：“今日...實在是不巧，辛其物去了那邊，禮部的那些大老也去了那邊，範閑你別怪哥哥我，我能趕著過來，也算是把那邊得罪了。”

“那邊是哪邊？”範閑微感驚訝。

...

任少安繼續苦笑著說道：“大皇子也是今天回京，與你們隔著不到三裏遠駐著營，所以說這事兒太巧，禮部的人，樞密院與兵部的人都在那邊侍候著，使團這邊自然清靜了些。”說完這番話後，他又繼續說道：“範閑，你我的交情在這裏，我也不怕明說，你也是位水晶心肝兒的人物，難道還真在乎這些表麵上的儀程？”

範閑也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笑著搖搖頭：“我隻是想著趕緊回京，隻是公主畢竟是公主，朝廷若慢待於她，惹得天下物議，不免不美。”

他此時終於明白了，為什麼來迎按使團的規格要弱了許多，那邊畢竟是位擁有兵權的大皇子，那些朝臣們自然要住那邊湧，就算是拍馬屁，也得拍高頭大馬的屁股??他揮手阻止了任少安的解釋，好奇問道：“年初的旨意寫得明白，秋深長草之時，大皇子才會領軍回京，這才初秋，他怎麼就回來了？”

“說是太後想長孫了。”任少安意味深長地笑了一聲，“所以提前起了程，西路軍在定州那裏駐了下來，此次大皇子就領著兩百親兵回京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斥道：“那些禮部的官員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郭家學得蠢了，使團入京，皇子回宮，這麼多人，難道也不知道安排一下。在路上傳封信來，不論哪路，拖上一兩天又不是做不到，這下好，都擠在城外這道上。怎麼辦？”

“禮部與鴻臚寺一路都有信給你。說讓使團慢些，誰料到使團路上竟是一天沒歇，直接就回了京，這才擠作了一堆。”

範閑嘿嘿一笑，沒有說什麼。使團千裏疾馳回京，這本來就是他的意思。

“容一容，等安排好了，使團後日入城，你看怎麼樣？”任少安有些小心地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這位在監察院裏呆了多久，有沒有繼承陳萍萍院長那股子誰都不看在眼裏的驕橫氣焰，又道：“新任禮部尚書不好意思來使團這裏，所以托我傳個話。”

“媽的。老子要急著回家抱老婆！”範閑與他相熟，說話間也放肆了些，笑罵道：“還等兩天，當心你以後來府裏，我家那位罰你。”

任少安有汗滲於額，他當然知道範閑家裏那位是個什麼樣的角色，雖然一直病懨懨的，但背景卻是無比深厚。

範閑也不想與那位素未謀麵的大皇子爭這些東西，而且他也沒資格與人爭。笑著拍拍任少安的肩膀，說道：“放心吧，不會讓你難做的。”略一斟酌。說道：“我去稟告公主一聲，免得人家小兩口沒有見麵。就先生了嫌隙，咱們這些做臣子的，要解釋一下。”

任少安瞠目結舌，看著範閑向公主暫時歇息的房間走去，心想您這玩的哪一出？你什麼都不說，拖上兩天又如何？那位公主若是個不肯落下風的，你這解釋，隻怕就會成了挑拔。

他哪裏知道，範閑這個薦兒壞的家夥，根本就是自己急著回家，至於大皇子與大公主怎麼爭，他可懶得去管。

??????

任少安正在外麵抹汗等著，發現打驛站外麵又跑進來了一位抹著汗的四品官員，那官員後背已經濕透了，這初秋燥熱，他兩邊跑著，確實有些吃虧。來人正是鴻臚寺少卿辛其物，他看見任少卿在這裏，拱手一禮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你來得倒挺早。”

任少安知道對方是東宮的近人，本不是如何親近，但在宰相去職之後，官場上已經將任少安歸到了範閑一派，對於幾個皇子而言沒有什麼親疏，所以這些天二人走得也熟絡了些，笑罵道：“範大人在這裏，我要不來，可是要挨小姐數落的，倒是你，你一向與他親近，怎麼這時候才來，當心他呆會兒落你的臉麵。”

辛其物微微一怔，苦笑說道：“範大人不是這路人。”想到今天這荒唐，他忍不住自嘲道：“大皇子與使團同時抵達京外，我看啊，先不說禮部那些人不知如何安排，就連這三院六部四寺的臣子，都有些迷糊，到底應該先迎哪一邊？”

這話一出口，任少安與辛其物同時安靜了下來，場麵顯得有些詭異，許久之後，二人才咳了兩聲，之所以會這樣，是因為他們發現剛才自己的對話，竟是將大皇子與使團的重要性放在了同一個層級上考慮，難道說...範閑掌了監察院，又有了一代文名後，竟是隱隱可以與一位掌兵皇子地位相提並論？

辛其物搖搖頭，將這個有些荒誕的想法拋諸腦後，但卻清楚的知道，既然眾官如此為難，那在下意識裏已經將範閑放在了一個極高的地位上。也對，看那範大人入京不過一年有餘，便整出那麼多事情來，確實是有些令人吃驚。雖然說使團裏還有一位異國的公主，但那些官員的真實想法自然是想巴結範家，巴結監察院。

“範大人...先前沒見到我，沒有說什麼吧？”辛其物小心問道。

任少安搖了搖頭。辛其物稍稍心安，微笑說道：“其實於情於理，大皇子先至，我總要替東宮致意，範大人畢竟是臣子，他自有分數。”

...

“我可沒有什麼分數”範閑一路走了過來，與辛其特打了個招呼：“虧你與我飲酒的時候倒是爽快，稱兄道弟的親熱，我這出國數月，你竟是不來迎我。怒了，怒了，哈哈。”

說著怒了，卻是在笑，辛其物有些無奈的笑了笑。正準備說些什麼，卻看見範閑滿臉溫和笑容，輕聲說道：“於情於理，你是鴻臚寺少卿，主理一應外交事務，不來接使團。卻跑去接什麼大皇子，難道你也準備去樞密院裏謀個參贊做做？”

這話平淡，卻顯露了一絲不爽。

辛其物微微愕然，心想範閑不應該是這等在乎此事的人，更不應該如此愚蠢地將不滿表露在臉上才對啊。

範閑對著這二位朝中青年主力派大官拱手一禮，直直地挺著身子，說道：“使團今日便要入京，二位大臣安排一下吧，禮部那邊找不到人。你們去找去。”

噙的一聲！二位少卿的頭頓時大了起來，怎麼都想不到範閑竟有這般大的膽量與大皇子爭道！隻是宮中似乎忘了這件事情，根本沒有旨意，使團如果要搶先入京，從規矩上說，倒也沒有多大問題。

問題是...那邊可是大皇子啊！

任少安咳了兩聲，看了範閑一眼、是想提醒他，辛其物畢竟是太子門人。不要在他麵前表露得如此對大皇子不敬。範閑卻是將他的“媚眼”全數收下，依然微笑說道：“使團要先入京，這是公主殿下的意思。你們去安排一下，大皇子那邊嘛...讓他們等等。”

說完這番話。他一甩袖子就出了驛站，吩咐使團下屬開始準備入京的事宜，扔下房後那二位瞠目結舌的少卿大人，心想這究竟是個什麼人啊？竟然敢和大皇子爭道！辛其物臉上神情變幻不停，終究一咬牙道：“反正宮中也沒有說法，這事兒我不管了！”

任少安好奇道：“你不管了你去哪兒？你這鴻臚寺的少卿不管使團入京儀式，當心別人參你。”

辛其物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我不管大皇子那邊，反正這是我的職司，就算大皇子不高興，我也有個說法，我跟著使團走...倒是你，太常寺管理宗族皇室，這一邊是陛下的兒子，一邊是陛下將來的兒媳婦兒，你準備管哪邊？”

任少安在心裏罵了他無數聲，但他畢竟與範閑關係親厚，隻好搖了搖頭往大皇子那邊趕，去讓禮部準備，同時打算在大皇子麵前轉還一下，不知道呆會兒城門外那條唯一的官道上，究竟會發生什麼。

??????

上了馬車，看著言冰雲，範閑搖了搖頭：“你呆會兒不要露麵，一旦入京，言大人會派人來接你。記住在沒有述職之前，不要讓別人知道你的消息。”

微微領首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爭什麼爭？別人畢竟是大皇子，陛下的兒子，你有什麼資格和他爭？你不是一個愚蠢的人，怎麼會做這麼愚蠢的事？”

“皇子？”範閑坐在了他的身邊，等著車隊的啟程，笑著說道：“這玩意兒很稀罕嗎？再說了，不是我要和他爭，而是某位貴人要和他爭。”

言冰雲不解，範閑哈哈笑道：“小兩口還沒有見麵，便要開始搶奪日後家中的話事權了，那位公主殿下本是個清淡的性子，但一聽說大皇子要搶先進城，便柳眉倒豎，站在河東張嘴...這女人啊，果然都是看不明白的。”

“河東？什麼河？”言冰雲痛斥道：“這事兒還不是你從中挑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還沒有回京，就要和一位大皇子撕

破臉皮，你究竟是怎麼想的。”

“極好，似乎你開始為我這個上司通盤考慮問題了。”範閑苦臉說道：“我真沒有桃拔公主，真的。誰知道這位恬靜的公主殿下竟然也信奉東風壓倒西風的道理。”這話出自石頭記八十二回，根本還沒有寫出來，範閑隻是代指，心裏卻是微覺高興，他是真急著回家，道理就是這麼簡單。

“至於我為什麼要得罪大皇子，這個道理很簡單？我很難再像今天一樣找到這樣一個機會，一個可以表明我極不喜歡大皇子的機會。”

“為什麼要這樣？”

“你雖然久在北方，但這些日子裏，我相信你也從使團裏知道了我的許多事情。”範閑看著言冰雲。

言冰雲點點頭。

“我和東宮的關係如何？”

“表麵上看著有些紛爭，但實際上太子很看重你，包括春闈的事情都是他在關照你，後來出使一事上，他也極為照顧你，對你頗為示好。”

“不錯，所以我也對東宮多有回護。”這話說的是春闈弊案中的事情，範閑沒有給言冰雲講清楚，繼續說道：“而且我與靖王世子交好，靖王世子又是二皇子派...所以，我與二皇子的關係也不差。”

言冰雲馬上明白了範閑為什麼要得罪大皇子。

“我與東宮，二皇子的關係都不錯，如果日後與大皇子關係也好了...”範閑的臉上浮現出一絲自嘲的微笑：“試問一個手上有監察院和內庫的年輕人，同時交好三個皇子，這位年輕人究竟想做什麼？宮裏那些娘娘們會看我順眼嗎？”

...

今日京都城外亂成一團糟，唯一有能力平息這種**的深宮，卻遲遲沒有旨意出來，幹是乎一眾官員汗流夾背，畏畏縮縮，立於城門之前，看著官道之上遠遠行來的兩列隊伍，不停地在心裏罵著娘，罵著範閑的娘??大皇子的娘是陛下女人，那是不敢罵的。

大皇子的親兵都是從西麵的沙場上下來的悍卒，看見這個破使團居然敢和皇子搶道，早就怒氣衝天，隻是大皇子轄下軍紀極嚴，所以一直忍著，看著使團那似乎數不盡的馬車緩緩從他們的身邊行過。在那一眾騎兵之中，大皇子的一位裨將忍不住了，喝斥道：“哪裏來的臣子，一點規矩都不懂，是要找死嗎！”

兩邊的隊伍同時停了下來，場間的氣氛無比緊張。

範閑下了馬車，極做作地整理了一下衣衫，對著那邊隱隱可見的皇子車駕遙遙一禮，說道：“微臣範閑，拜見大殿下。”

...

“範閑？你就是範閑？”一道雄渾的聲音從那邊傳了過來，略有蔑視之意：“沒想到晨兒許的相公，竟然就是你，敢與皇子爭道，膽量可觀，隻是未免愚蠢了些。”

範閑微微一笑，十分恭謹說道：“臣不敢與殿下搶道，隻是...”

話音未落，他身後那輛華貴異常的馬車裏，傳出北齊大公主平靜而自信的聲音：“本宮柔弱女子，一路南下遠來，莫非大殿下定要讓我在城外多呆幾天？”

大皇子的親兵們都楞住了，似乎此時才想起來，使團裏麵還有位尊貴人物，這女子再過些日子就會是大皇妃、自己這些人的主母。

範閑瞥了大皇子騎兵一眼，心想這是家務事，自己就不攪和了。

